



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潤澤性氣神明則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譬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故學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以生謂之德德

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於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養畜養其不仰恃德此得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得之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行此之謂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著德

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謹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修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

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傳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寫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王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王一體也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

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疆弱吏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曰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吏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

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欲不勝則莫能以勝矣
故其民之爲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
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
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
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
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已矣嗚呼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
以爲蓄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蓄則亦
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
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蓄必與
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
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
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
與惑自爲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改之如爭聞惡而
改之如讐然後禍蓄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
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
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於已則此母有無
罪而見誅母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
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
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

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
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
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
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
而恕之以道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
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
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
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功君理之故夫爲人
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
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

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
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
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揜者行
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
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菑故君
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行也然後行之嗚呼
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
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
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
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巴滅之後民以相罵

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民必勝之君能爲善則吏

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嗙嗙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曰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

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太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太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

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押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

以僞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士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

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至而難留也王者有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故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

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爲言也暝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譽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

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得政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

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故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之選舉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

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人爲之行之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噐能行道而不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噐任

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謂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謂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謂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修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譎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彊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見歸樂於天下之人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會則

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環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登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

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諸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蓄可必去也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臧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修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曷曷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曷曷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有攻而必得戰而

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上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治陳於刑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
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
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
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
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
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
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
而孚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
藜藜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
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
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
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
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
問焉曰昔日先王與帝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
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
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
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
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

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闔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

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而告人曰今此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

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
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一月叔孫婁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
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
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
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
不崇噐無重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
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咨也若是而
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

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
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
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
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
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
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
烈絜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

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
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
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王室吾故曰
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
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郤錡郤犇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
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
犇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
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
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

也對曰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
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
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
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
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
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處義
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
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
夫郤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

可以戒懼矣今邾伯之語犯邾叔訐邾季伐犯則凌人
訐則無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
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
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
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
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
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
德行故弗順弗敬天命弗定意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
戒之哉

胎教 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
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
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
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
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
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
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
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而就蓐

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

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天下母取於土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

謚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
孝者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
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太山而禪於梁
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
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
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霸而厲公
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殺於
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之宮其
所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
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靈王五十而弑于沙丘任李兌

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
仲任監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
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
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
而昭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
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
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
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
徙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遺久處而吳
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

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爲賢於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鱗忠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禮足矣靈公徃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矣

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鱗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疾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樓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鑑所以照形也徃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

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何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叅聖帝壇執禮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叅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曰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

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復以驕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

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
下之散亂以彊凌弱衆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與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爲書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史記列傳

相本載漢書全傳似複吳本卽畧又遺二賦今更入太史公列傳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

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臬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瑱兮鈇刀爲鋸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

處兮夫豈從螳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
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
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
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
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爲長沙王
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
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
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

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
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
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
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
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彼吳疆大兮夫差
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
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
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
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塊軋無垠

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罍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利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空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摑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焉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

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憊劑兮何足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䟽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傳無狀哭泣

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按崇文總目賈傳書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為十卷朱子云此詛平日其錄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多在焉除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今考其書前五卷具條奏語治安策分為二十餘篇次第錯迕與本傳不協今頗據傳序定其無畜服疑等齊銅布四篇傳所不載因有流涕長太息字故序列之或詛疏本具班史裁之耳其定取舍一條書原闕今依傳補入以足其章之數後五卷雜引古先禮教政術語其大旨良欲以飾治也誼之通達於是焉在或疑非詛作非矣惜吳湘二本俱多訛謬雖參互考正猶有仍襲覽者許馬丁丑新秋日潛菴子志

賈子下

子彙第三冊



